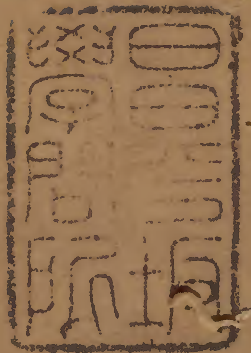


史記奇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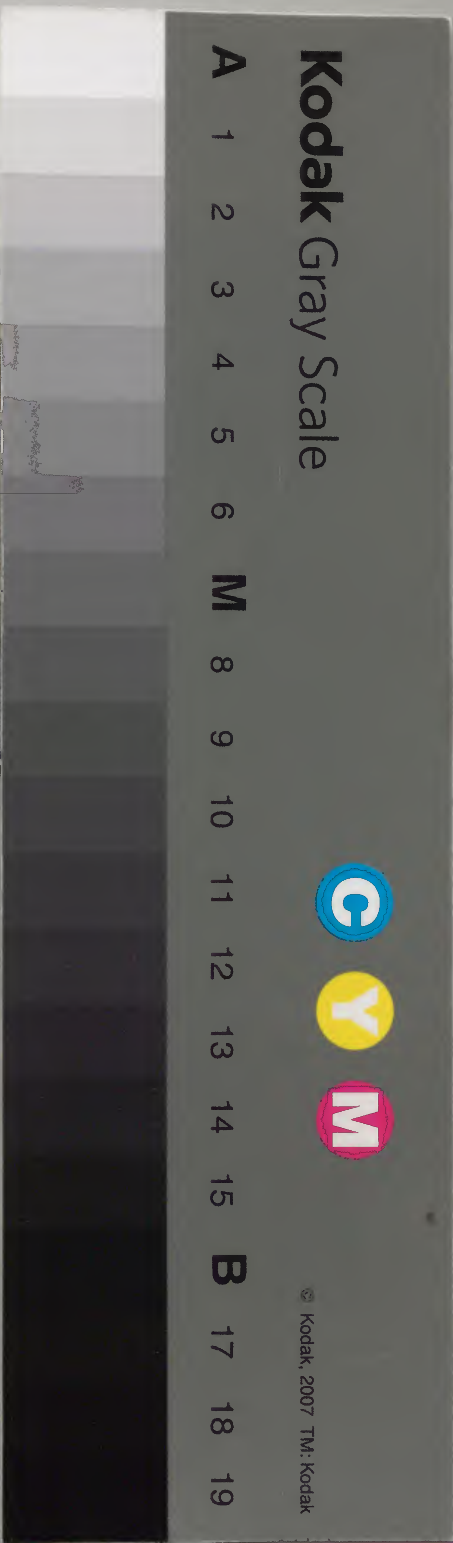
函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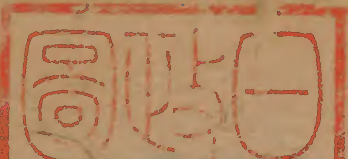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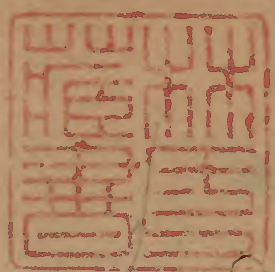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三	九	〇
〇	九	〇	九
三	〇	函	號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二	三	九	〇
〇	九	〇	九
三	〇	函	號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9	
冊數	13 (4)		
函號	290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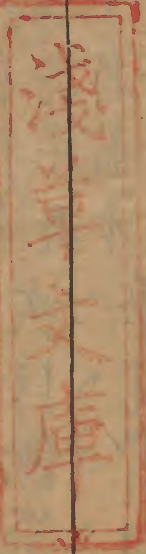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叙事申入
虛字用以
點綴挑剔
是亦史公
創法讀之
意致濫出

史記奇鈔卷之五

吳太伯世家一



吳太伯後武王追封曰吳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

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

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

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易為文王太

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勾吳太伯始所居也荆蠻義之從而歸

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

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

吳太伯世家

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

北故夏虛徐廣曰在河東太陽縣是為虞仲周章之弟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列

為諸侯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晉滅中國之虞滅三世而

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

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

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行人掌國賓客之禮吳於是始通

於中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春秋書吳子遏次日餘祭

次日餘昧杜預誤為夷未次日季札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季札賢而

欲立季歷自是大王季歷家法

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

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

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宣公曹伯廬也曹君

公子負芻也芻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子臧負芻庶兄以

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義宜也誰敢于君有

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

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季札封於延陵故號

曰延陵季子延陵采邑王餘祭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

觀周樂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

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

矣言始造猶未也言未有雅頌然勤而不怨然而見

勤政事無怨怒之音矣歌邶鄘衛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

監之地更封康叔故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預杜

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功德化深

遠雖遭桓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

世孫言我聞二君德化入人之深故能如是是其衛國風之詩乎歌王王王國風黍

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

國風人猶尊之故稱王東平服虔曰平王東遷雒邑歌鄭賈逵曰鄭曰其細已甚民不

堪也是其先亡乎識其政事煩碎歌齊曰美哉泱泱

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大表東海者其大公平

國未可量乎杜預曰言其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

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豳國風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

以成王業故言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按夏聲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

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歌魏曰美哉泱泱乎

大而婉儉而易行魏國名風泱泱中庸之聲婉以德輔

此則盟主也歌唐此晉詩而謂之唐者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唐遺風晉本

此篇載在左氏傳其妙處只在文法變化有音有色有味有態

全得挿此
句中得焉
聞不然終
嫌大方小
雅

頌以美盛
德

之遺風憂深思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

遠情發于聲也陳之聲屬潘放蕩無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

主所畏忌故曰國無主服虔曰鄆以王及曹風

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曰美

哉思而不貳歌小雅思文武之怨而不言雖怨商紂

忍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周德衰猶有先王之遺民也其

時有殷先王之遺民歌大雅德以正天下曰廣哉

故使周德未得大也和樂聲曲而有直體其聲安明而其文王之

熙熙乎歌小雅德乎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直

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度服

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

不貪處而不底守之以道雖復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節有度守有序書經

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窮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三頌盛見舞象

削南籥者南籥皆舞者所執象削武舞也曰美哉猶

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見舞大武大武周公所曰美

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服

日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言湯德弘大如此聖人之

見舞象削
舞大武有
舞韶護不
滿意

吳大伯世家

四

五卷

所謂盡美盡善以此

難也。聖人處世變之難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勤而不德。勤勞水土而不自矜其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箚。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魯昭公八年樂施高疆二氏作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

危言正論

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宿當作戚。左傳曰將宿於戚。戚衛邑。孫文子舊所食也。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子未有患也。聞鐘聲。服虔曰孫文子鼓鐘作樂也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也。畔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左傳曰而又何樂。畔字宜讀曰樂。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武名韓宣子。起名魏獻子。舒名曰晉國其

吳太伯世家

五

五卷

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倖吾心哉。大史公曰。孔子言泰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廼知中田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氏子之仁心。慕我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殺言轉折
冕有筆力

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大鍾惺曰。太伯心同夷齊。而才似過之。故讓國而不

失國。

陳仁錫曰。吳之興以讓。始于太伯乎。季札繼之矣。

吳之亡以爭。終于夫差乎。闔閭啟之矣。

吳文才以年終于夫姜平闔閭姬文矣

刺斗驗曰吳文興以藉故于太師平季沐繼文矣

夫因曰孔子言泰伯可謂至德矣二

盤對曰太師心同夷齊而木以臣之茹藟固而不

味哉

齊太公世家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

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

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諸侯子孫或為庶人尚

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

嘗窮困年老矣譙周云呂望尚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以漁釣于周西

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虺一本作螭非虎非

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

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

太公望來歷甚奇人多忽之

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載與俱歸立為師

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闕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
曰吾聞西伯賢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
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及國西伯
昌之脫姜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
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謀皆宗太公
為本謀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
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

尚書泰誓
無蒼兕舟
楫之文

陳仁錫曰
趨時若恐
不及所以
佐武亦以
定齊

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仗
黃鉞右招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王舟楫水獸總爾眾庶
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
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
卜龜兆不去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
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
紂紂師敗績反走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

羣公奉明水

本紀毛叔
獻奉明水

衛康叔封布采席

亦云
師尚

此一段為
後伯業張
本

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
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
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
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括地志營丘在青州臨淄北大公
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
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
淮夷畔周。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乃使召康公名命太公曰：
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淮南子故穆陵門楚境北至無棣。在遼
西孤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

營丘

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名邑雍林人嘗有怨，
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
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
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
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
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
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
夫高傒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

鍾惺曰畢
竟桓公先
管仲一着
王整曰數
語甚傲健
誤字妙

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
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佯死，管仲
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
入。高侯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鈎，佯死以誤管仲，
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
兵距魯，秋與魯戰於乾時。齊地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
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
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
之，遂殺子糾于笙瀆。魯地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

鮑叔荐管仲

叙關鍵處
緊嚴斬截
得休之極

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
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侯與叔
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
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
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
阜。地名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
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侯修齊國政，連
五家之兵。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相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
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郟、郟

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郊郊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

即齊之阿邑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

此信者假信處

及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衛地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

埋伏此句為後弑簡公張本

得此大題目

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潛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潛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僖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

于齊齊率諸侯城楚丘地衛而立衛公二十九年桓公

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也公懼止之不

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

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

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

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南至穆陵北至無棣

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

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

輒左傳文
更典雅更
峻烈

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

師進次于陘地楚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

召陵地名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

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

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

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

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輅命無

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

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

陳仁錫曰
申生以孝
被禍太史
公有深憫
之意焉故
特書之

此一段行文最有關係

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
 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
 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
 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
 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
 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
 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
 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今支縣有孤竹城西伐大夏
 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卑作壁諸侯

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
 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
 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
 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
 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
 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
 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
 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

史記卷之

齊太公世家

十三

五卷

管仲對桓公謂三子不可用

鍾惺曰叙五公子爭立錯而整又有開力

入他事後人筆湊泊不來

以下許多立字皆本求立爭立來

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官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

桓公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日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贏生昭

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群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

史記齊世家

齊太公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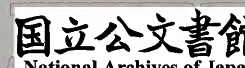
十四

五卷

三月厄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桓公冢在臨菑城南七十里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闞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

既摠叙于前而頃方續于後首尾相應亦一變體也

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



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官使庸職驟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其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

莊公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如往也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管

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間公間以報怨五月莒

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間

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

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

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

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

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射中公股

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

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

始皇本紀
殺間樂弑
二世亦三
用不許字

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疆其母死取東郭女生

忘傳舍之

之下有云

用史氏聞

太史盡死

執簡以往

聞既書矣

所還

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疆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疆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癸攻崔氏癸齊大夫慶封之屬殺成疆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蓋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封之子也用政已有內郤田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齊太公世家

十七

茅坤曰仇
采誅故葬

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
 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
 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
 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衆
 彗星見、景公坐栢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
 晏子笑、公怒、晏子曰、吾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
 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堂深池、賦
 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
客星浸相近
邊側欲相害 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

弗音
佩謂

令一人三

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
 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
 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
東海祝
其縣 犁鉏曰、孔丘

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

孔子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

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
讓責
也 景公

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

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年長而有賢德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請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駟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堙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田乞敗二相。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

事亦奇

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者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後鮑子與悼公有郤弒悼公

定年西狩
獲麟春秋
絕筆不復
書陳恒事

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

為政田成子悼之驟願於朝心不安故御鞅言簡公

曰田闕不可並也御鞅亦田氏之族為齊大夫君其擇焉弗聽庚

辰田常執簡公於徐州賈逵曰陳氏邑公曰吾蚤從鞅言不

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

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

以東地里志涿州有安平縣為田氏封邑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

二千里其民濶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

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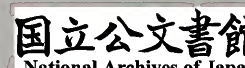
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冷○雋○悠○然○

述贊曰太公佐周實秉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

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溺內寵疊鍾蟲流莊公失

德崔杼作仇陳氏傳政厚貲輕收悼簡構禍田闕

非儔。颯颯餘列。一變何由。



魯周公世家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衛州即牧野之地、東北去朝歌七十三里、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

史記卷之三

魯周公世家

三十一

五

亦是變卦

史記音金

三十一

五卷

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
群臣懼太公召公乃謬卜謬讀為穆周公曰未可以戚我

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

璧秉圭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贊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

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阻一本作淹若爾三王是有

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負子之責謂其不可救也旦巧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佐四方馬融云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

道以佐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

奈有下日
按此古禱
祀遺意乃
臣子迫切
之至情

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

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

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

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

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聞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

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

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滕匱中誠守者勿敢言

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

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

敬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

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飲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士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

曰奉成王命便是大題目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咸皆也宗尊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卽穗也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報政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訓一本作誚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使太保召公之維相土

魯周公世家

卷之三

七

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維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
 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北面就臣位
 銅銅音窮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
 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
 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
 周公犇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
 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
 為人父母為樂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
 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

五年其在高宗武丁久勞于外為與小人武丁為太子其父小

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作其即位起即天子位乃

有亮闇居喪三年不言言乃讙喜悅也不敢荒寧密靖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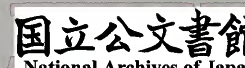
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

湯孫太甲也不義惟王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久為小人之行于外知小

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

年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

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



可見成王周公相與之至情

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日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平成王亦議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師報政之得速知國政之強弱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叔等反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帥師代之於盼

魯東郊之地名作盼誓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牝牝馬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風走逸臣妾勿敢越逐牛而求敬復之復還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邑外曰郊時爾芻茭糗糧楨幹無敢不逮我甲戌築郊外曰隧

而征徐戎。

甲戌日當築攻敵壘埋之屬

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盼

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首立。

系本作就鄒本

作道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

周宣王即位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

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

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

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

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

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

順之一字
弄諫法

逆也若魯行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

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

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

為懿公魯起周公至傾公九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

間斷斷如也。斷斷專一之貌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

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及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

昭公昭公以犇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

戾也。

繫歛賦曰
以洙泗而
飲焉耻少
長之斷斷

述贊曰。武王既沒。成王幼孤。周公攝政。負宸據圖。及還臣列。北面躬如。元子封魯。少昊之墟。夾輔王室。世職不渝。降及孝公。穆仲致讐。隱能讓國。春秋之初。丘明執簡。褒貶備書。

燕召公世家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

王維禎曰。厲公之聖。以召公猶不見信。何以責管蔡也。

履王階而行事。

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謂致太平也。假至也。在太戊時。則有若

伊陟。伊尹子。臣扈。假于上帝。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

功。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巫咸子。在武丁

時。則有若其般。高宗即位。其般佐之。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循。

燕召公世家

三二

五卷

也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咏之作其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

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王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

一說而大信再說而屬國三說而顧為之臣當作三沒看毛壽戎人皆代所使者觀上文聽其所使句自見

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秦以一鎰為一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故人為吏索隱曰人猶臣也謂及老而以故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故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

下於益已而寔令故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
 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寔太子用事也。王
 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
 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顧猶反也。國事皆決於子之，
 三年，國大亂，百姓恟恐。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其棠且思之，况其人乎？
 燕北迫蠻貊，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
 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
 豈非召公之烈耶？

管蔡世家五

附曹叔振鐸

管叔鮮

音仙 括地志 鄭州管城縣

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

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

十姒生十

男教誨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常以正道持之。

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

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

叔振鐸，次曰成叔武。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在東南九十一里，漢郟王縣古

郟伯姬姓之國，其後遷於成之陽。

次曰霍叔處。

括地志：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也，鄭玄註

春秋時霍伯國地。

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

冉作丹國

名也。季載人名，伯邑考最長，所以加伯。諸中子咸言叔以載最少，故言季載。

冉季載最少。

管蔡世家

卷

卷

檀弓文王
今伯邑考
而立武王
是也

同母兄弟十人文王之子為侯者十有六國唯發旦賢左右輔文

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

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此王巴克殷紂平

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

度於蔡世本曰居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

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

成索隱曰按春秋隱五年衛師入邾杜預曰東平剛父縣有邾鄉封叔處於霍索隱曰春秋

秋閔元年晉滅霍地理志云河東彘縣霍太山在東北是霍叔之所封康叔封冉季載

皆少未得封索隱曰孔安國曰康畿內國名地闕叔字也封叔名耳武王既崩

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

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

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

分殷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

封康叔為衛君是為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

皆有馴行索隱曰如字音巡馴善也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

冉季為周司空周公舉事見左傳定公四年以佐成王治皆有令

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

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今按之尚書云蔡仲克庸

管蔡世家

三十

五卷

王韋曰周
公善康叔
不從管蔡
之亂至是
伐管蔡以
兵民益封
康叔善序
蓋誤以此

爭加之康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元無仕

魯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年致政之後此言乃說居攝政之初未知史遷何憑而有斯言也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

封胡於蔡。宋忠曰胡徙居新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侯齊四年

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

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

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附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

於曹。宋忠曰濟陽定陶縣

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

觀其駢脅。韋昭曰駢者并幹也釐負羈諫不聽。釐音僖曹大夫私善於

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

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間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

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

乃復歸共公

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

立于社宮。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

晉文公可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矣

陳仁錫曰非此一夢文几無色矣

史記音義

管蔡世家

三

五

此夢王後而後驗

好田者下冥國此其一証

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罹曹禍。索隱曰。離卽罹。罹被也。及伯陽卽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小加大干謂犯也。言曹因棄晉而犯宋。遂至滅也。裴氏引賈逵註云。以小加大。小卽曹。大謂晉及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振鐸有靈

太史公曰。索隱曰。檢諸本或無此論。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晉世家云。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言而美女乘軒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乃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至如公孫彊不修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尚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述贊曰。武王之弟。管蔡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狼跋致艱。鴟鴞討惡。胡能改行。克復其爵。獻舞執楚。遇息禮薄。穆侯虜齊。蕩舟乖謔。曹共輕晉。負羈先覺。伯陽夢社。祚傾振鐸。

述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
 莊送霸王。惠羅寵姬。文約趙。蘇秦騁辭。易王初
 立。齊宣我欺。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
 臨菑。督亢不就。卒見芟夷。
 鍾惺曰。召公疑之。不悅周公。直道也。曰召公乃悅
 虛心也。古聖賢處君臣朋友之間。其妙正在于此。
 所謂和而不同也。豈必皆不疑皆悅。而後謂周公
 乎。

武心也古聖賢氣壽日限丈之間其妙五珠于也
戰野曰谷公缺之不封周公直戲也曰谷公氏
調蓄替亦不掠卒良斐夷
立齊宣齊熈燕會無巖輒立于之即王封士思時
其差羅王惠羅竇敢文以條戲燕秦觀籍是王亦
張替曰谷公氏封而其人惠其辭其崇是思

陳杞世家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
二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媯氏。舜已崩，傳禹
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商均封虞，即今梁州虞城是也。夏后之時，
或失或續。夏后猶封虞思，虞遂是也。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
舜後。左傳：虞過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武王。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
祀，是為胡公。

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
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云：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爻在六四。是謂觀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
六四變內卦為中 國外卦為異國 異國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內卦為 身外卦

為子 孫 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 姜姓之先 為堯四嶽物

莫能兩大陳哀此其昌乎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
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

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
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

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沐是為莊公莊公七年
卒少弟杵曰立是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

厲公子完
約帶有情

疆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為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

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
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變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

完曰羈旅之臣 賈逵曰羈 寄旅客也 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

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公正 考工主 作器械 齊懿仲欲妻陳敬

仲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

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 八代孫田常 之子襄子盤

也莫之與京 京大也 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

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

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轅濤塗四十五年宣公卒
子欵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
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共公朔立十八
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六年楚伐陳十年陳
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
夏姬夏徵舒之母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
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
禁遂殺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
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二子怒靈公罷酒出

陳殺其大夫泄冶

聞發得明

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
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
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楚莊王為夏徵舒
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
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
還獨不賀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
徑入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
今王以徵舒為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
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

詞嚴義正
莊王未得
不從

日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

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

為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賈逵曰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

瞽瞍無違命幕地名係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鄭衆曰幕舜之先也

駟案國語賈義為長○索隱曰賈逵以幕為虞思非也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

遂邑名係舜後蓋殷之與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世世守之及胡公

其所由來
久遠

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之陳使祀虞帝且

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

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弑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

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

陳侯是為惠公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索隱曰杞國名也東樓公謚號也

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

封之於杞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也以奉夏后氏杞

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

二國皆為
楚惠王所
滅

揔說盛德
必有後

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
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
有世家言。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
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
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
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述贊曰。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
媯滿受封。東樓纂世。闕路慕逆。夏姬淫嬖。二國衰

微。或淪或替。前并後虜。皆亡楚德。句踐勃興。田和
吞噬。蟬聯血食。豈其苗裔。

茅坤曰。陳杞小國。所次世家。不足觀覽。而篇次虞
廷十一人之後。以功德顯其苗裔。處如指掌。

衛康叔世家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

弟次

也。冉季最少。武王既崩，成王幼，周公旦代成王治。當

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

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

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故商墟。

宋志

云今定昌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

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

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

一句收上
有大力

史記卷之五

三十九

五卷

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為之康誥

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

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

左傳云分康叔以大路大斫少帛績笈旃旌大呂

代立康伯名鬯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

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

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

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

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

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

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左傳云衛宣公使太子伋之齊使盜待諸

莘將殺之杜預云莘衛地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

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

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

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

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

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

頗有仁心

衛康叔世家

四十一

五卷

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

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正義曰括

地志云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左傳云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名也淫樂奢侈九年，翟

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

怨之深入
骨髓亦足
見人心之
公處

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

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

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立黔牟之弟昭伯

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

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索隱曰輕賦稅平斷刑也平

下讀蓋亦一家之義耳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

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

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

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

衛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

攻成公，成公出奔。索隱曰：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

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犇陳。

按左傳云：又按之左傳，衛侯聞楚師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也。

會，晉使人鴆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

索隱曰：按私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

咺，衛君瑕出犇。晉文公是元咺所立者，成公入而殺之，故僖三十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

咺及公子瑕，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遯立，穆公十

一年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

獻公十二年，公令師曹教官妾鼓琴。賈逵曰：師妾不

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

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昃，不召。服虔曰：孫

也。甯、惠子甯殖也。敕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昃也。而去射鴻於囿。二子

從之。二子皆從公於囿。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

怒如宿。服虔曰：孫文子邑也。索隱曰：左傳作戚，此亦音戚。孫文子子數待公

飲。左傳曰：文子子即孫蒯也。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公欲以譬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師曹又怒公之

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

荒於禽矣，適自取禍。

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

公犇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

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焮殤公秋立封

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

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犇晉復求入故衛獻公

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

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

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

誅甯喜二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初襄公有賤妾幸

按此叙獻

公信謬管

曹致亡外

十二年而

人之故委

畫

畫

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

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烝鉏成子曰康叔者

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

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

三十九年太子蒯瞶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

女欲殺南子蒯瞶與其徒戲陽邀謀朝使殺夫人賈逵

曰戲陽邀太子家臣戲陽後悔不果蒯瞶數目之夫人覺之懼

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瞶犇宋已而之晉

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郕僕賈逵曰郕僕御也

鄧以讚曰不言所以有惡衛史

畫

對近季札

出公失在此一着

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郢曰我將
 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
 自謂已無德不足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
 立以汚辱社稷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瞶之子輒在也不敢
 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
 欲入蒯瞶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服虔曰
 若從衛來迎太子也簡子送蒯瞶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蒯瞶
 不得入又宿而保衛人亦罷兵
 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瞶之姊生悝孔氏之

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
 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
 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母所與杜預曰軒大夫車也三死死罪二與
 之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
 外圃舍孔氏圃昏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
 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甯問之
 孔子之家臣稱稱姻妾以告賈逵曰婚遂入適伯姬
 老問其姓名氏樂甯遂入孔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其母率先太
 子與五人介輿假從之備介輿介被甲也伯姬劫悝

衛康叔世家

四十四

五卷

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登臺者於衛臺上召衛羣臣樂寧將飲

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季路為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

乘車。告仲由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行爵食炙。服虔曰樂寧使

召季路乃奉出公輒犇魯。召護奉衛侯仲由將入遇子羔

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犇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

至矣。且欲至門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

其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惺之祿欲救惺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

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闔名

認為靈公之孫必欲輒已出無為復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

死其難是為傷身

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

曰太子焉用孔惺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

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

乞孟厲敵子路。服虔曰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以戈擊之割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正義曰纓冠綏也孔

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惺竟

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

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

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秦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衛康叔世家

卷之五

茅坤曰假
申生無後
天之報善
如此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
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
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
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述贊曰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錫厥器夷加其爵
暨武能修從文始約詩美歸燕傳矜石碣皮冠射
鴻乘軒使鶴宣縱淫嬖叠生佞朔蒯瞶得罪出公
行惡備祚日衰失於君角
鄧以讚曰事多而以簡語括之又使人一讀即了

宋微子世家八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
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
之修德滅阬阬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
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知紂終不可諫欲死之
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
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世也紂沔
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謂下世也殷既小大好草

袁黃曰有
罪無維獲

竊姦宄

草野盜竊又為姦宄於外內

卿士師師非度

轉相師效皆為非法度

宋微子世家

四十五

五卷

紂為通逃
王如楚無
辜之閑逃
又王宮執
法者不能
釋之也

有罪辜乃無維獲

羣臣皆有是罪
爵祿又無常得

小民乃並與相為

敵讎今殷其典喪

尚書作
淪喪

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

至于今日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

出起也紂禍敗如
此我其起作出往

也吾家保于喪今汝無故告

無意
告我

予顛躋如之何其

恐顛墜於非義
當如之何也

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止殷國乃

毋畏畏不用老長

造戾耆老之
長不用其教

今殷民乃陋淫神祇

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

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

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惟之物而

最是史公筆力

劉肇慶曰均一弟也朔設黑譖之坑以陷兄死壽

投白旄之網以代兄死乃伋亦以痛弟故身與之

偕而朔至于禍蔓隕滅天道果報回應耳然伋壽

孝友之性繇此益露可不謂於今為烈焉

昔者保子後...
 幸文文卦...
 而...
 曰...
 隆...
 是...

三仁心事
 軒戰如見

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佚。
 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
 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披
 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
 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
 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
 紂紂之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
 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
 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

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

去遂行當時比干已死而此云少師者似誤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

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于背而

而向前也劉氏云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

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

相和其居助令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其常倫所序言我不知所以

箕子對曰在昔鯀陘鴻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斃鯀則殛死

陳仁錫曰恐微子未必有是事

商書鴻作洪等作疇

汨亂也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日五行二日五事三日八政四日五紀五日皇極六日三德七日稽疑八日庶徵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麥芒之貌禾黍油油光悅貌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

自夷知禍
于盟會于
魚知禍於
伐鄭二子
其蚤見哉
故連下四
禍字為眼
自

作亂欲襲成王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
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
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
餘民甚愛戴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

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
為鹿上之盟所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
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於孟目夷
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
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

自取敗亡

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
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
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
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
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
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
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
為

景公有三
善言三天

景公二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

宋微子世家

為徒况君
子善道者
呼

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
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
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
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
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
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
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
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理
義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王鏊曰太史公作宋世家而首叙三仁所以宗孔
子故贊首亦明言之

劉肇慶曰微子踐修厥猷令聞茂著我武崇為
公以尹夏崇德象賢之音徽猶如旦也

